

盒

瀛苑副刊

甲的狗

下著雨的街道總是泥濘。

一個男人手中提了一個精緻的大盒子，為了躲雨，轉進一間PUB裡。

男人的臉上因乾冷的空氣，而略為脫皮，一張算深色的臉，隱約可見白花花的臉皮，不連續成一小塊一小塊地散著整張臉。一個人的臉的模樣，竟可以如此模糊了起來。

燈暗，音樂下得重。男人一個人走到了最裡邊的角落，隨意點了一杯酒。坐著，連菸也不抽地靜靜坐著，像是在等著什麼。也許是等一個人，也許是等雨停。

男人的手很大，帶著的黑皮手套似乎並不打算脫下來。粗黑的右手食指，沿著盒緣輕巧來回撫摸著。他的眼睛望著窗外的大雨，玻璃窗上一條條蜿蜒的雨痕映照在他的臉上、身上、手上、盒子上。

一個高挑的女人在他對面的位子坐下，抹得火紅的唇模模糊糊地蠕動著。他們像坐在兩個世界裡的人，靠得如此近，卻找不到交集，即使是一個字。女子悻悻然地離開，男人始終在自己的情緒裡。

雨漸歇，男人提起精緻的盒子，離開這張仍放著一杯滿酒的桌子。

像一支孤單的影，在大街上走著。有些細碎的雨絲打落在他的身上，但是男人仍舊往前走著。

噹！落地門向兩邊開了。男人往裡頭走去，中途經過許多的走廊和門。

「余先生，來看你太太呀！」

「噯！」男人點點頭，隨即轉開眾多門中的其中一扇。

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

他們是在大學的時候認識的，在軟網社，兩個人都是初學者，被分配在同一家，因為學校場地缺乏，而社團又無控制入社人數，所以造成因練習機會過少而大量流失社員，最後他們這一家，就只剩下他們兩個新社員。寒訓的時候，很自然的就是他們一組，天天在一塊練習。

也沒想過要跟對方談戀愛，但是一切就這麼自然而然。大三的時候，一個社長、一個副社。畢業後，婚禮的場地就選在以前學校的網球場上，受到陌生的學弟妹們熱烈的歡迎。幾個以前的同學來參加婚禮，大家事先約定好，都帶著球拍前來，舉辦了一場小型的比賽，贏的男士就當場換起裝來，做起伴郎。

事後，他們總是非常甜蜜地回想起這一段，幾乎是一個禮拜便要回想起一次的，結婚

2年多了，從未間斷過，每一次回憶，總是可以再翻新出一些之前沒說過的東西，哪怕是一些細微末節的東西，兩人也要考據甚久，甚至不惜打電話給親朋好友以茲求證。

他們一直想有個孩子，5個月前妻子停經，兩人欣喜若狂，到了醫院檢查，說是沒有懷孕徵兆，兩人又立刻轉往大醫院檢查，花了近一個星期的時間，結果是卵巢長瘤，起初判定為良性；在開完第一次刀後才發現，竟是卵巢癌。

「癌細胞進行得相當快，需要儘快動手術。」醫生如是對他說。

在第二次開刀的時候，又發現癌細胞已經擴散到其他地方了。

「為什麼會這樣子呢？」妻子不只一次這樣問著自己。

他們現在已經不再回憶結婚當時的狀況了，妻子忙著對自己提出疑問，而他則是忙著籌錢。

「我已經不能替你生孩子了。」妻子這樣對他說。「這已經不再重要了。」他回答。他們甚至都快忘了，以前的生活重心就是準備一個新生命的到來，每個假日的購物，總會忍不住買一樣嬰兒用品，像是奶嘴、嬰兒服、嬰兒玩具……等等，之前每個假日的夜晚，他們也總會精心設計浪漫的晚餐，為了培養情慾的氣氛。

然，這一些對於現在，像是嘲笑一般。每當他回到空無一人的家中，那些一個個原本看起來溫暖的小東西，竟都變成了惡魔的微笑，隱隱地透出寒冷的微光。

為什麼要為這樣再也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如此費心呢？男人也犯上了愛問自己問題的毛病。大概是那時的自己不知道吧！誰會如此預料妻子身體的未來竟是這樣呢？

那麼為什麼要對如此不可預知的未來急著掌控些什麼呢？男人的身體頹喪地陷在沙發裡，一張原本稱得上俊秀的臉龐，用一雙微微顫抖的雙掌捧著，口中喃喃著：「因為那時的我不知道。老天，原來我什麼也不知道。」

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

一旋開門便聽見妻子虛弱地呻吟。

男人將精緻的盒子放在床旁的小桌子上。妻子轉過頭來，哀求地看著他。男人搖搖頭。「醫生說服用超過標準的止痛劑，會加速妳身體的虛弱。」男人看了一眼手錶，還有一個多小時，他輕聲安撫地說：「再一點時間就可以了，先忍忍好嗎？」男人脫掉手套，大掌覆上妻子漸漸縮水的雙頰，這原本豐潤的雙頰如今也凹陷進去了。

「你的手好冰，外面在下雨嗎？」妻子顯得過大的眼，憐惜地看著他。

「飄一點雨而已。你看看，我買了一個東西給妳。」男人把盒子拿到她的面前。「這是你婚後第一次買禮物給我。」妻子嘴角微微上揚著。心想，她似乎從沒送過東西給他，因為他們總是忙著打點一個新生命的到來，曾經那是一個多麼真實的盼望，幾乎

用想像她就可以感覺到一個新生命在她肚裡，甚至是懷裡的感覺，有時候她還可以感覺到孩子吸吮她深色乳頭的力道，那是屬於生命的強勁力呀！而今，這全都變成了一個虛無的幻想。

男人努力搓著自己的雙手，覺得似乎不再冰冷的時候，才小心地攙起妻子，好讓她可以親手打開盒子。她緩慢的動作與她的好奇成反比。她先從盒的兩邊向中間摸索。「很漂亮的緞帶。」她看著他說。

「是頂帽子！」她微微驚訝地說。

「嗯。」男人右手臂環抱著妻子。「店員跟我說這種款式叫做卡布琳。妳喜歡嗎？」
「嗯，其實我以前就很想買一頂像這樣的帽子，平頂、波浪帽簷，旁邊綴有粉紅果實和茶色的葉子。」妻子笑得很滿足。

「妳喜歡就好，我想我們出去兜風的時候，妳就可以戴著它，醫生說妳不能吹風的，要我幫妳戴上嗎？」男人問。妻子點點頭，說：「我太任性了嗎？可是我希望我們可以一起去兜兜風，你知道的，我們沒有一起去兜過風。」「我知道。」「好看嗎？適合我嗎？」妻子有些焦急地問。「我去拿鏡子給妳。」男人說著站起身來。

「不要！請你不要。我只想聽你說。」妻子垂下眼，聲音越來越小。男人細細端詳起來，寬大的帽子幾乎快蓋住妻子的整顆頭，沒有血色的削瘦臉龐，細細地頂著美麗的帽子，男人看著妻子仍盼望著的眼，情不自禁地說：「很美。」

2011/07/26



淡江時報社